

韓

非

子

集

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

長沙王先慎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

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爲用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重今據增

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驚懷

刷。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尉盧文昭云藏本作刷凌本同刷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云祗夜語之見疑寧懷尉之足恃夜語當亦本此今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作尉則尉字爲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刷今本作尉誤說文刷本作尉云拭也蓋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俞樾云按顧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先慎曰乾道本諫作權顧廣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按

下文胥僮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先慎曰臣是上故字衍

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

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昭云夫妻舊倒今從張本

與後文同先慎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改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先慎曰攻張

榜本誤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顧廣圻曰說黃作廣按黃璜同字太宰嚭

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盧文昭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午此牛字

譌後同先慎曰成史作戊通志氏族略四謂大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殷大戊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

書合則作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司馬喜告趙王先慎曰呂倉史後紀十注又作郈古字通

規秦楚先慎曰下作秦宋后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荆本書荆楚並用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

捐水而夷射誅

先慎曰門人當作門者

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

騫而季辛誅

先慎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袁同字也先慎按

下文司馬喜與季辛惡因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

鄭袖言惡臭而

新人劓費無忌敎郅宛而令尹誅

先慎曰忌下說作極左昭十五年傳作極史記侯表楚

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篇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

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

燒芻廩而中山罪

先慎曰下廩作廩

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

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先慎案

尸字不誤尸主也其尸主之謂其君主之也下云國害則省其利者即指君言今從藏本今本改

有所害必反

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
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忝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
而不僖侯譙其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文公髮繞炙而穰侯
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
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
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廋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
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說作田恆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
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不

察則敵廢置矣。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才矣故文王資費

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

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先慎曰乾道本宣下有王字無

美下有入字今據刪補佯遺書而萇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用雞

猴而鄧桀盡。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

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

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先慎曰說作

席

廟攻

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弼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

二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

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

之於魚

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

賞罰者

先慎曰乾道本賞下提行盧文弼云凌本連上是今據

改

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

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

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先慎日久

當作夕下同說見上

懷左右刷則左右重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久語懷刷作尉誤下同說見上

刷小資也猶以成富

。顧廣圻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

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

。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昭云本提行

胥僮長魚矯諫曰大

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

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

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

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賁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

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

。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

譌今據張榜本改此

條舊連上今提行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

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

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

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

季好遠出

。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五及四

百九十九引不

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

。先慎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曰今本

重好字今據刪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本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

百九十五引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

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

先

慎曰藝文類聚引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妾曰

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

也

。先慎曰御覽引公子作士下同伴作陽

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

人也家室皆曰無有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有曰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曰字今據補

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

。先慎曰乾

道本牲作姓盧文昭云姓一作牲藏本作牲似牲之譌先慎案御覽引正作牲今據改左昭十一年傳杜注五牲牛羊豕犬雞

也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

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殆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故與下文布韻得百

束布。先慎曰乾道本束上有來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不常有先慎案來即束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

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句末有矣字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啟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

重之。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日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

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

下當有一魯三桓公偏。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

曰二字。公偏當作偏，公謂公室也。乾道本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

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盧文弨曰：張凌本

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司馬馯良。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皆曰：

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先慎曰：孟

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先慎曰：逐當爲逐之誤。之下當有齊字，事見左傳。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

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爲功，失之。

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顧廣圻

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公叔因內齊軍於鄭。先慎曰鄭即韓也說見說林上以劫其君

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

。盧文弨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魏王之臣也而善於

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先慎曰構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

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

。先慎曰今以天當作今若

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

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

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

故後語之譜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

。先慎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

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

。先慎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請以趙重子於韓是
條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先。

慎曰拾補嘗
改常是也

呂倉。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
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

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
同今本魏作衛誤
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

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
先慎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廣
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

文宋石石當作軍也先慎案顧說謬君與
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當作軍今據改
兩旗相望唯毋一戰

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
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
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
暴譴相韓白圭謂

暴譴日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

盧文弨曰此卽左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譌耳

御飲於王

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

先慎曰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

足

下無意賜之餘隸乎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隸作遜

夷射叱曰去

先慎曰乾道本叱

曰二字誤倒從張榜本改

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

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

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

因誅夷射而殺之

王先謙曰誅責也與下乃誅其弘而殺之文句一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

王使人問濟陽君曰

先慎曰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衍今據刪

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

先謙曰言不足至此故設為疑詞

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

先慎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用賢云此以下近本俱脫失今從宋板校定

所愛妾有鄭

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

顧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蓑弘而殺之藏本

脫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

先慎曰為當作若

美女入見近王

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

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

先慎曰亟急同字

王言

美女前

王先謙曰此當再有美女二字

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

顧廣圻曰今

本悖作勃誤按悖悖同字後又多作悖

劍之御因揄刀而劍美人

先慎曰御一下當有者字一

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八引荆作楚美人作美女

夫

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

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

以養親

。先慎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法一例載國楚策正有之字明此脫

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

。先慎曰爲與謂古本通趙本

及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作謂後人所改

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

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

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

。盧文弨曰已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妾

知也先慎曰已卽人己之己不已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

之正女子進讒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

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

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爲是

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

玉臭

。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坐但掩口作掩鼻悻然作勃然末句御作御者王

怒曰則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

先慎曰御可當作亟御

者因揄刀而刺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

先慎曰左傳邇無及也及謂極杜注邇近也陸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郢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

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郢宛之家無極教宛曰

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

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

盧文昭曰殆當作急吳越春秋作

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殆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尚在於門注殆猶必也盧說非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郢宛

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

先慎曰為猶相也上文季辛與爰壽相怨句法正同

陳需新入不善

犀首。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斬尚刺之為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

曰。先慎曰請下當有於字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

右因微令夜燒芻廐。顧廣圻曰廐當依上文作厓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客有與老儒私怨者

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

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先慎曰謂不察容固有私怨也一曰濟陽君有少

庶子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改顧廣圻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不見知欲入愛於

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名掘藥也實聞君之國君殺之。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

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

慎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

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先慎曰解和也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有黍種也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先慎曰各本不重廩字

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者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者。顧廣圻曰而不知其人

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王先謙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
謂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
尙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者
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尙
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

。先慎曰意林而下有有字

文公召宰人而

譙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譙作誚下同

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

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

。先慎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補

援礪

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

。先慎曰各本錐字作木而二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刪

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

炭肉盡赤紅

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據藝文類聚意林引改

炙熟而髮不焦

先慎曰各本

炙上有而字焦作燒今據藝文類聚刪改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

慎曰

乾道本得下有財無兩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邨風式微傳云微無也

晏子春秋祿篇云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

義遂不可通矣先慎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公曰善乃召其下作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今據刪疾嫉古通

而譙之

先慎曰各本下上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謂召其次也藝文類聚引正無堂字今據刪

果然乃

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

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

先慎曰御覽

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

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

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

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

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先慎曰御覽引無翳字蚤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

帝而不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

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先慎曰患當作惡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先慎曰何絕夫人

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

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

爲兩國

顧廣圻云本書難三篇朝作宰史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卽其事索隱云

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

成王一日楚成王

先慎曰此下當有以字

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

臣聞之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今據趙本改

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

先慎曰爲謂

字通柰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

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

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

俞樾曰爲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其證

也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

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廐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

廐於朝

先慎曰卽聶政見韓策

韓廐走君而抱之

先慎曰策作韓廐走而抱哀公

遂刺

韓廌而兼哀侯

。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廌作傀同字哀公卽世家之烈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

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驪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

。先慎曰喻老篇資費仲以玉版

令之諫紂而

亂其心

盧文弨曰諫凌本作聞案顏氏家訓音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爲聞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聞注作聞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爲聞凌本遽改作聞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

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慎曰

陰當作陽字之

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

盧文弨曰孫

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犁鋤顧廣圻曰上文作黎下文作犁犁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犁鋤先慎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

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

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

盧文弨曰哀字譌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云

哀公皆誤王謂曰榮當作焚下文以榮其意同先慎曰哀公後漢注引同明此韓非子傳聞偶誤非字譌也後漢注上作定下

作哀不足為據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盧文弨曰後漢書注引有而不聽

三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犁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先

各本二八字作六字盧文弨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

譌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家語作好女子二八今家語作八

十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人太多六人太少即非二八

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慎案六字乃二八二字

之誤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正作二八今據改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

之楚。先慎曰後漢注作遂去之

楚王謂干象曰。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蜎徐廣云一作

日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干象作干象于字形相近而

誤吳鼎云宋槧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

干象不誤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

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

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

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

不可何也

先慎曰賢上相字衍

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

顧廣圻曰徐廣云

滑一作涓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淖召昭卓淖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過秦論注引五年而能亡越先慎曰文選注此亦作召召邵古通

引亡越作盛之

所以然

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

王先謙曰日字疑昔脫其半

今忘之秦不

亦太亟忘乎

先慎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圻云當依策作忘先慎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

王曰然

則爲之柰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

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

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

珍裘王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玄言王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

臆改

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

共立一云公子

策作公孫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

吳攻荆

先慎曰乾道本攻作政今從趙本改

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

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

之遂勝之

晉獻公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欲伐虞虢

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虞文昭云一本作欲

伐虞案經是虞虢先慎案乾道本脫欲字一本脫虢字耳御覽

三百五又四百七十八五百六十八引作欲伐虞虢今據補

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今據御覽引改榮當作榮

叔向之讒襄弘也。王渭曰困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

蓋古人相傳偶異也

為襄弘書

先慎曰乾道本作為書曰襄弘拾補作為襄弘書虞文昭云為書曰襄弘誤今從

凌本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

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

先慎曰行字當衍

周以襄弘為

賈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盧文弨曰凌本無此三字王先謙

先慎曰難言篇云萇宏分施

鄭桓公將欲襲鄆

顧廣圻曰他書鄆又作檜會

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

敢之士盡與姓名

盧文弨曰張本無與字凌本作盡與其名姓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樹

日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紀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

悉記錄其姓名矣擇鄆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

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先慎曰乾道本埋作理顧廣圻云理當作埋先慎案張榜本作埋

今據

毀之以難覈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

公襲鄆遂取之

七。王先謙曰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

於惠文君

先慎曰有讀爲又

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

。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譌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

陰善趙王

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

。先慎曰

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文弼

趙乃輒還

。王念孫曰輒還當作輟行言趙王知魏

云舊不重張凌本皆重今據補行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既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

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尙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

。先慎曰各本脫縣字

發尊而席弊甚

。先慎曰各本令下

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

聞汝今者發尊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一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先慎曰索隱云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

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案說作宓宓密同字

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

者近弘其行身也離世

王先謙曰弘與閑同近弘與下迂深閑大同義離世謂遠於事情其說

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爲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

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先慎日用張榜本作無案用當作忠明君聖主

當作知者明主謂藥酒忠言知者明主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苦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

先慎曰用爲張榜本作爲用誤此與下不以儀的爲關

相對爲文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

也。先慎曰儀準也。見國語周語注。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

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

而字當衍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曰李當作季。季良惠施宋鉞墨翟也。論有迂深

閔大非用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迂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

也。顧廣圻曰畏當作魏。魏牟也。聲近誤。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陳駢也。形

近誤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顧廣圻曰言而當作行有。故務卞鮑介

墨翟皆堅瓠也。顧廣圻曰務光卞隨鮑焦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先慎曰墨翟即田仲之

謠下說屈穀獻堅。孤於田仲即此。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此與下句相對成文。先慎曰也字不當有。

也字。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慎曰餉字同。

餉字同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自為則事行故父子

或怨譟

顧廣圻曰譟當依說作譟

取庸作者進美義說在文公之先宣言

與句踐之稱如皇也

趙用賢曰如皇臺名

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

懷瘳實而吮傷

先慎曰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疑士之聲近而誤懷瘳士謂欲士之病愈也

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

顧廣圻曰播藏本今本作潘他書又作番先

慎曰張榜本作潘云當作番案播潘番古字通用

華山之博也

王先謙曰下然然先字當在也上誤倒

王所期者利也

然下二十二字

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曰辭

說也

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誤言晉文自辭說先慎曰趙本社作杜譌下說正作社

請許學者而行宛

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

先慎曰如是以下三十字張榜本無

鄭縣人得車厄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厄作輓案說作輓先慎曰厄即輓之通借字

衛人佐

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今據補

子妻芻弊袴也

先慎曰乾道本芻作寫趙本作爲盧文弼云爲凌本作寫俱譌後作象今定爲芻爲即象字謂仿象也顧廣圻云卜當依說作乙先慎

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本而其少者也。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改卜字不誤說見下說者下奪侍長者飲四字

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

小者未可必知也。

先慎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張榜

本無下說至記也十四字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

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

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

先慎曰信趙本作能

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

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作不

故中章胥已仕而中

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

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鍾

先慎曰乾道本託作記顧廣圻云藏本記作託今本作托慕案說

作託慕俞樾云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慕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慕

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為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謨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華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此三士者

先慎曰三士中章胥已叔向

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

先慎曰中音竹仲反

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

王先謙曰繩外繩墨之外

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且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

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

不禮則周主上之法

盧文弨曰周當是害之謂

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

之威

王先謙曰威即畏威畏同字

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

王先謙曰漢儒之端已兆於

此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盧文弨曰王當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綏之以鄭簡宋

襄。顧廣圻曰藏本緩作綏今本緩之作子產皆誤宋襄二字連上讀先慎曰此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緩字

未詳所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責尊厚以耕夫不當作

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蒞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顧讀非

位下連上為句位蒞古字通周禮注故書位為蒞蒞亦為位且以躬親蒞下與下說鄒君先戮以蒞民句例相同夫字當衍

為下走睡臥。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為下三字先慎案張榜本而以躬

親蒞下下有且為下走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食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

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當有且為下三字今據補下與去揜走即下說景公釋車下走事睡臥即昭侯讀法睡臥事

弊微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

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
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
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
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
尊字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顧廣圻曰尊字當
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

先慎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顧廣圻云今本
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

此當有
今據補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

不肖

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

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

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
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

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

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

其言多不辯何也

先慎曰各本多下有而字顧廣圻云而字當衍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

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

先慎曰御覽從引無令晉二字

文衣之賸七十人

先慎曰各本文衣作衣文據御覽乙

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

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

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

先慎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櫃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七百十三又

八百三十八百二十八初學記二十七引改

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

先慎曰藝文類聚

御覽引均作緝以翡翠

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

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

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

則恐人懷其文忘其。顧廣圻曰此下當有用字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

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鸛三年而成。顧廣圻曰此句絕蜚一日而敗。顧廣圻曰五字為一句下同

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鸛飛墨子曰。盧文弨曰張本有吾字不如為

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

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鸛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

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鸛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張榜曰蓋王偃時築以備齊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

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先慎曰稽御覽五百七十二引

作督下同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

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先慎曰張榜本無勝字對曰王試

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摘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

。盧文弨曰下

當作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

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先慎曰乘下當有之奉二字

右御冶工

。先慎曰乾道本治

作治趙本作冶工與下文合是也今據改

言王曰

。先慎曰言當作謂

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

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今字顧廣圻云

載本今本以上無今字今據刪

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

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

果妄乃殺之治又謂王曰

。先慎曰各本又作人據御覽九百五十七引改

計無度量

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徵巧術人

。先慎曰乾道本作一曰好微

巧王渭云曰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先慎案張榜本一日作
燕王無一日二字亦非微即微字形近而誤藝文類聚九十五
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徵巧術人是其證今據改御覽五百
三十引作燕王欲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燕王好徵巧九
十七引作燕王好徵巧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先慎曰
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以二字
以作日能以三字今據改張榜本請以二字作有請爲以四字亦誤
燕王說之

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

觀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客曰二字顧廣圻云今本句上有客
觀之曰二字先慎案有者是也據今本增藝文類聚引有曰字

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雪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

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

治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
云臣下張本有爲字顧廣圻云藏

本有今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重削字今據補

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盧

文昭曰凌本無此句主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

客為棘削之。盧文昭曰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為棘削之端何以理之理必本是治字今

此接削之二字誤當刪顧廣圻曰削日以削。先慎曰王曰先當作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

慎曰各本無王曰二字。盧文昭曰選注云文選注有王曰二字今據補吾欲觀見之。盧文昭曰選注引吾欲觀客之削

也顧廣圻云見字衍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先慎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人間訓先慎案顧說是

今據改乾道本連上今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依張榜本趙本提行

下之辯者。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三引白馬下有之字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

賦。先慎曰顧視也古人馬稅當別故籍之虛辭。先慎曰之賦毛色故過關視馬而賦不能辯也字衍藝文類

聚引無之字虛字作空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

先慎曰張榜本常作嘗下仍作常

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先慎曰十步當作百步

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

先慎曰問辯篇全作中

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

逢蒙以五寸爲巧。

先慎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下有逢字案依上文當補問辯篇有逢字今

據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

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

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

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

顧廣圻曰句絕

而說其辯。

顧廣圻曰逗說讀如悅不

度以功。

顧廣圻曰句絕

譽其行。

顧廣圻曰句絕

而不入關。

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

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爲關此其說也

此人主所以長欺

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

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

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林引增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先慎曰意林兄下有弟字御覽引

無我並作吾引訟此而不決盧文弨曰藏本作訣先慎曰趙本作訣誤御覽作決以後

息者為勝耳先慎曰意林息作罷案此謂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為勝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盧文弨曰莢譌下三年而成君觀之與

髹莢者同狀先慎曰髹本作髹玉篇髹同髹史記貨殖傳木器髹者干枚注徐廣云髹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

聚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髹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描漆描即髹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漆莢同也

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

之其上而觀

先慎曰加焚於牆隅之上以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先學之權輿

周君爲之望見

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焚之功

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先慎曰素未畫也此言畫筴之用何異素髹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

曰各本

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意林引補大作狗下同

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

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

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作磐是磐倪同義說文倪一訓聞見

蓋倪從見是有見義罄磐本同以倪爲義當爲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罄作觀下同

不可類之故難

鬼魅無形者

先慎曰各本魅作神案神當依上文作魅藝文類聚意林御覽引正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

字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不上有無形者三字

齊有居士田仲者

盧文弨曰即陳仲子

宋人屈穀見之

盧文弨曰文選七命注引穀

作穀下有往字見之下有謂之二字

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

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

字盧文弼云仰字疑衍
下選注引無今據刪
今穀有樹瓠之道。先慎曰選注引作

近而誤當作巨
堅如石厚而無竅。盧文弼曰選注此下不同

石不可割而堅厚而無竅云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

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

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
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

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
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割以盛物。顧廣圻曰而任重如堅石。顧

廣圻曰任重二字涉下
則不可以割而以斟。顧廣圻曰吾無

以瓠為也曰然穀將弃之。先慎曰乾道本棄上有今田仲不

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

類也
虞慶為屋。盧文弼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虞卿也慶卿謂

匠人曰屋太尊。盧文弼曰嫌其太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

崇也藏本太作大

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

然。先慎曰乾道本此五字在夫濡塗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

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先慎案今本是也夫

濡塗重而生椽撓正申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

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曰不然五字於

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

本沿其誤耳今改從今本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直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今據補

今本無此益尊匠人認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

以字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

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

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

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

也唯也且雖同字

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

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然誤此皆范且自謂不應有曰

字

伏櫟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

工人窮也爲之

先慎曰工窮於詞依且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

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

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

屋張弓也

王先謙曰擬之不能遠過

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

顧廣圻曰連上十

一字爲一句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

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

也。顧廣圻曰爲虛辭逗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逗其無易人而窮也句以上今失其讀先慎曰無易者其道不可易人

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

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

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

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工匠二字

故屋壞弓折知治之

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戠然至日晚必

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

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

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

者治未畢也

先慎曰趙本然而下有秦强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

先慎曰句

子長而怨

先慎曰句

子盛壯

成人

先慎曰句

其供養薄

先慎曰句

父母怒而誚之

先慎曰句

子

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

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

顧廣圻曰調當作請易錢當

作錢易易

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顧廣圻曰熟

上當有且字耘當作云此與下文錢布

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

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

。顧廣圻曰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字衍耕句絕

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孫詒讓曰時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倉

頤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

遂複外不

可通耳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

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

文不周於為

己即其證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

盧文昭曰調疑周先慎

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

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顧廣圻曰公當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篇先慎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

王伐
崇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

先

各本淵作深無泉之二字據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改增掘淵泉之池與築如皇之臺二文相對明深乃淵之誤又脫泉之二字

耳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爲民誅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來字

盧文弨云張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

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

先慎曰左傳作蔡人嫁之

桓公大怒

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

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稽作規誤俞樾

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顯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卽尙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爲規非是先慎曰稽字不誤史記樛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

注並云稽計也桓公之計在伐蔡故管仲請無以桓公不聽仲

此爲計也語極明顯俞氏謂稽字無義失之考耳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

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因遂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

有爲天子誅之名。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弼而有報讎

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乾道本連軍人有病疽者吳

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先慎曰各本作傷者之母

云立字不當有益卽泣字之誤而衍者先慎案上之字衍盧俞

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四百七十七

改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

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先慎曰下今字當

衍藝文類聚引作吳

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

王先謙曰播吾即番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鄱吾漢

常山郡有蒲吾縣蒲番雙聲字變在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漢地理志云縣有鐵山一統志以爲即房山當即主父令工施鉤梯者也先慎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潘說見上刻疎人迹其上盧文弨曰疎即疋之字當本是注誤入正文俞樾曰疎當作疎即迹字也迹籀文作迹此變作疎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

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基

長八寸

顧廣圻曰爲博句絕箭長八尺句

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先慎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三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

。盧文弨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

本作筮下同先慎曰治要御覽七百九又七百五十九引均無曰字

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

黑者後之

。先慎曰乾道本面作回黧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黧下有黑字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回作面手

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文作面目黧黑是其證今據改治要引正作面目黧黑

咎犯聞之而

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

。盧文弨曰選注引意下有者字

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

而君捐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四字盧文弨云選注有先慎案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君捐之四字今據補

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

。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捐今據選注治要改

手足胼胝面

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盧文弨曰有功選注倒

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

勝其哀故哭

。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

且臣

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眾矣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

。先慎曰治要有平

字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榘而置之。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醫作撓王渭曰魏書古弼傳引此作蹇蹇今案此同字耳字書無撓字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

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解左驂而

盟于河。先慎曰乾道本乃作可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乾道本卜作乙顧廣圻云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

某乙也姦劫殺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罪生某禍生乙亦可證先慎案顧說非北堂書鈔一百二十

九御覽六百九十五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

引乙作卜今據改吾故袴。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慎案御覽引作似吾故袴明乾道

本脫故字顧說非北堂書鈔妻因毀新令如故袴。先慎曰各引正作象吾故袴今據補

字北堂書鈔引無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鑿新袴為孔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

輓也俄又復得一

先慎曰謂又得一車輓也

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

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眾也此女

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襪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先慎曰方言

襪謂之幘郭注即幘幘也

鄭縣人卜子

先慎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乙作卜是以卜為姓今據改又九百三十二

引子下有

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

其鼈

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慎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

先慎曰

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譌

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

有少者欲效善

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

見長者飲無餘

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先慎曰非下九字御覽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

曰

先慎曰乾道本對上有書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

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

先慎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趙本於梁下提行並誤今依盧校改上書

字當作記涉上文而衍下書言之固然亦當作記言之固然經言宋人之讀書與梁人之解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

顧廣圻曰曰願當作曰人質切願

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

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白孔六帖十四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郢作鄭

夜

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

先慎曰各本而有云字誤作過

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八百七十引刪改御覽五百九十五舉燭引作而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

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

先慎曰各本無國字據白孔六帖御覽引增說讀爲悅曰

舉燭者尙明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尙作高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

白王王大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王字盧文弼云舊脫其一今據拾補增國以治治則治矣

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慎曰乾道本世下有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慎曰各本欲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六九百九十七八百二十七引置均作買今

據改欲御覽一作身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先慎曰御覽入

入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

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慎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四。先慎曰乾道本無四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王登爲中牟令。顧廣圻曰王當作王呂氏春秋知

度篇作任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盧文弼曰中章二

王任同字字呂作瞻先慎曰中章胥已二人名下文一日其身甚修其學

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王先謙曰爲上疑奪以字

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

盧文昭曰呂

作非晉國之故顧廣圻曰臣當作國意當作章

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

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

文昭

日絕呂

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弄其田

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先慎曰乾道本無邑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

文當有據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

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

叔向者國之鍾矣

先慎曰一本鍾作鍾盧文昭云鍾張本作

作鍾誤案上文亦云鍾皆未詳案八說篇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先慎案鍾鍾皆垂之誤國之鍾猶國之半也說詳前

入說篇作乘亦誤又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

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之辨類卽糖餅難唐當爲此條一曰佚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先慎曰上恐字下當有己字恐已因死

恐已因生二句文當一律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

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

顧廣圻曰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顧廣圻曰中山策

以見作而朝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先慎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引伉作

亢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

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慎曰下士居朝御覽

引作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先慎曰乾道本無陳字顧廣圻云

今本行下有陳字先慎案依上文當有御覽引作陣陣即陳字今據補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

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

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慎曰

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先慎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八百十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桓公患

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紫字

今據補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

試勿衣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慎案御覽三百八

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刪欲字不可從謂左右

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

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

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

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

民無衣紫者。

先慎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今據改。』」

王請自解紫

衣而朝。

先慎曰：「乾道本請作以，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案以上有脫文，先慎案以乃請之誤，依今本改。王請

自解紫衣而朝，謂王朝時請先解已之紫衣也。此句並無脫文。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

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

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

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

矣。雖國小，

先慎曰：「趙本國小二字誤倒。」

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

身無患。

先慎曰：「患下當有一曰二字。」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

日也。王先慎曰：字衍。《列女傳》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有脫字，未詳先慎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篇作寡人之任也。下子之罪亦作子之任。

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

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之蔭於街者莫

援也。先補曰：舊本無之字，莫下有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刪。錐刀遺道三日

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先慎曰：變字疑誤。

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

顧廣圻曰：與三傳不合。

宋人旣成列矣楚人

未及濟右司馬購強。

顧廣圻曰：未詳。

趨而諫曰：楚人眾而宋人寡，請

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

傷。

盧文弨曰：下日字，藏本無。

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

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

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

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

傷股三日而死

盧文弨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

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

先

慎曰自親二字涉下文而行

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

人主耕以爲上

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誤以說入經然作耕以爲食則張氏所見之本

不作上正可以訂正上爲食之誤

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

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

先慎曰少海卽勃海

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

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

王肅曰晏子春秋

煩且作繁駟案此同字也

使騶子韓樞御之

先慎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云公使韓子休追之此韓

樞疑卽彼韓子休

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

爲不進盡

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不盡卽不進也列子天端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進當爲盡是

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費又作賸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刪盡字遂並失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

先慎曰其讀矣

樞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

王先謙曰與去聲

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

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

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

也

先慎曰官字涉下文衍

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

水方孟圖水圖

先慎曰治要引尸子處道篇圖作圖案說文圖天體也全也周也是圖爲正字御覽七百六

十引二句互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九

六百八十六事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

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

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

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

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

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作乃斷纓出以示民案句有誤先慎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

是先戮以莅民

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

申子

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

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

日

先慎曰趙本日作日誤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

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子之術而廢子之謁其行

乎云云此有脫文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遂

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俞樾曰信名之下

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奪之則文不備信名則羣臣

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

先慎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

今返而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先

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期反而食今據改吳子曰待公而

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

先慎曰各本作起不食待之御覽四百

七十五八百四十九引並作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今據改

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

與之食

先慎曰御覽引方作乃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

顧廣圻曰魏策云天雨餘多不同先慎曰治要無

天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

先

慎曰治要可上無不字風疾作疾風

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

顧廣圻曰之妻二字當衍先慎曰妻上治要無之字

其子隨之而泣

先

慎曰治要無之字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妻適市來。先慎曰乾道本無妻字

治要有今據補適作道誤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

曰嬰兒非與戲也。王先謙曰非下疑有可字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

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令作今先慎案治

要作今今據改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先慎曰各本上母字作父不重子

字今據治要增改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先慎曰各本警下有爲字與上

十二事類賦飲酒醉過而擊。先慎曰各本擊下有之民大驚也二字據御覽事類賦刪

使人止之。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拾補增盧文弼云曰吾醉而脫先慎案御覽事類賦引有之字今據補

與左右戲而擊之也。先慎曰各本下而字作過御覽事類民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

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起。先慎曰御覽事類乃更令賦引赴下有也字

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日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慎曰日上矣言左右和聞李悝之言於是皆爭上明不應有日上矣三字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案皆複出七術不當有也

子產離之而毋

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先慎曰至字衍文到即倒字

惠嗣公使人偽

關市

先慎曰惠當作衛偽當作過

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

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

公爲明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一終